紅樓真夢/6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三回　奉親舍手規夢蝶莊　題真境敕賜蟠龍榜

下一回▶

話說王夫人吩咐丫環們，將內書房收拾出來給寶玉住，忙著安置牀帳，又要寶釵搬過去替他做伴，寶釵不好意思的說道：

「我也有了小孫子了，那是什麼樣兒？只叫鶯兒在那裡服侍罷。「此時賈政在躺椅上歪著，探春上前問道：「老爺此刻可還有什麼不舒服麼？」賈政道：「我全好了，比沒病的時候還好呢。「寶玉又陪著談了一會，見賈政已愈，便又從懷中取出一顆丹藥，親自調化成水，服侍賈政吃了。王夫人問是何名，寶玉道：

「這丹名叫『丹華』，服下七日，便成了仙體，從此不會有病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好容易回來了，可別就走！」寶玉笑道：「老爺大好了，寶玉才走呢。」又陪王夫人談些大荒山、太虛境以及天宮、地府各處情形，王夫人都是聞所未聞。隨後說到太虛幻境照樣的蓋了一所別墅，要接老爺太太去住住，賈政王夫人皆甚樂意。大家服侍賈政睡下。王夫人道：「寶玉也累了大半天，早些歇著去罷。」寶玉答應了，又道：「這往那裡去呢？」探春拉著寶釵道：「我們給二哥哥帶路。」便引寶玉同至內書房。

那晚上，他們三人談了許多肺腑的話。探春自小在弟兄姐妹中本和寶玉最好，寶玉把前前後後的籌劃都告訴與他，又重托他照顧家裡。探春道：「二哥哥這話可多說了，

這還用你囑咐麼？」談至三鼓，寶釵探春才各自回房就寢。

玉釧兒夜裡起來走動，見寶玉屋裡燈光尚亮，寶玉和鶯兒唧唧噥噥的不知說些什麼，大概寶釵那幾件特別的好處，一定都說給寶玉了。天亮時，鶯兒醒來，寶玉還替他蓋上紗被，說道：「這天氣早晚很涼，為什麼把被都打了？涼著了可怎麼好？」及至又睡一覺起來，卻不見寶玉，還以為他一早出去看花，忙至丁香林、海棠徑、蓽蕩、荷亭各處尋找，那裡有寶玉的影子？回至書房，見書架上有幾個錦匣，其中一匣較大，封得甚為嚴密，上有鵝黃簽子，寫的是「進上仙丹」四字。又有兩個小錦匣，沒有封固，打開看，各放著仙丹兩粒，上有紅簽，寫明給蘭姪伉儷、蕙兒夫婦。還有照樣兩匣，是送給賈珍和探春的。另有一大匣，寫明交給寶釵，內貯「尋夢香」約有百支。

鶯兒是認得的，忙捧去給寶釵看，說道：「二爺走了，這些東西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放下的。」

此進李紈、探春、惜春也剛起來，聽見了，忙都來這屋，問寶玉怎麼走的。鶯兒道：「早上我醒了，二爺還在屋裡呢，等我起來，就沒見二爺，差不多整個園子都打到了。」探春又打發人去問門上小廝們，他們也不知道，連大門還沒有開。大家梳洗完了，同至上房，向賈政王夫人請早安，就便回明此事。

賈政正在屋內看書，聽見了不勝悵惘。王夫人道：「我昨兒晚上再三叮囑他不要就走，他許我等老爺大好了才走呢，怎麼一清早就走了？」寶釵道：「老爺不是大好了麼？他這話多半是雙關的罷。」探春道：「他還留下進上的仙丹呢。這可不是鬧著玩的，萬一皇上吃下去不大合適，鬧出前朝紅丸的案子來，誰擔得起這沉重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那丹藥，倒是萬無一失的。等蘭小子回來，遇便替他代奏。如今上頭還沒生皇太子，若吃下仙丹早生皇嗣，不是一件普天同慶的事麼？」

一時賈赦從儀鸞司公所下來，來看賈政。見賈政完全好了，大為驚異。賈政和他說起，寶玉此番回來專為救自己的，還淚流不止。賈赦想出許多話安慰賈政，又道：「可惜昨天上頭有差使，沒得來和他見面。」賈政留賈赦吃了午飯。飯後，一班門客，詹光、程日興等都從城內趕來，賈政和賈赦同至外客廳陪他們閒談。大家見賈政步履輕健、精神充足，不似病後形態，都道：「這若不是神仙的力量，任什麼郎中也做不到。」詹光道：「寶二爺超凡入道，還如此盡孝，真是難得！就算神仙傳上也找不出第二個呢。」賈赦道：「神仙分明是有的，那宋儒拘墟之見，凡眼前不大看見的，都硬說是虛妄。一

幫年輕的人，並沒有宋儒的學問，也跟著胡言亂道，要推倒鬼神，更沒有道理了。」賈政道：「從前家裡他們說什麼太虛幻境，我總不信。昨兒眼見寶玉回來，把我從死中救轉，這還能夠不信麼？」

正說著，小廝進來回道：「孫家二姑爺來了，求見二位老爺。」賈政忙搖頭道：「快擋駕罷。就說我在病中，不能見客，大老爺也沒有來。」原來孫紹祖那回犯罪，托賴賈蘭的面子從輕發落，仍舊與賈府絕少往來。此時舊債雖清，賈政還怕他借端訛詐，所以連忙推去不見。等一會，那小廝又進來回道：「孫姑爺在大門上跪著，說他前月背過去，閻王判他受種種刑法，又叫判官把他的心挖出來，提另換了一下，才放他還陽。如今想起從前的事，真不是人乾的，只求見見二位老爺磕個頭，當面領罰，並沒有別的事。在門上磕了頭，又給奴才磕頭，央求替他再回一聲，老爺見他不見呢？」賈赦賈政聽了，又是一件希罕事，便吩咐請他進來。

只見孫紹祖穿一件石青半舊長褂，戴著一頂沒品級的官帽，走路也變得文靜了。一進客廳，搶幾步上前，向賈赦賈政磕響頭，把頭碰在地磚上咚咚的響，額蓋上都碰腫了。口中說道：

「孫紹祖該死，求二位老爺重重的處罰！」賈赦賈政忙即扶起道：請姑爺坐下說話。孫紹祖再三不敢，說道：「紹祖是個罪人，那配再仰敘親誼？這回見了二位老爺，便入山誦經拜佛，懺悔自己的罪孽，追薦姑奶奶的冥福。」賈政道：「少年人誰能保得無過？你既知改悔，立志向善，以後還未可限量，不必過於自棄。」孫紹祖道：「姑奶奶那麼一個好人，生生的被紹祖蹂躪死了。紹祖恨不能此時將身寸斬，抵還他的苦處，還想什麼前程？」見賈赦等無話，便請安告退。賈赦送了他，又坐了一會，便坐車回城。

賈政回至上房，向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等說起孫紹祖換心事，王夫人道：「我小的時候看閒書，看到陸判官替人破肚子換心，以為是文人造出來的謠言，敢則真有這種事！」寶釵道：「二姐姐窩囊了一輩子，我在太虛幻境見著他，還憋著委屈、背地裡擦眼抹淚的，姑爺就是變好了，也到不了一塊兒，那抵得他的苦處？」說著，剛好探春上來聽見了，笑道：「孫紹祖也有這麼一天？我聽了先痛快痛快！二姐姐那窩囊人，耳朵裡那聽過這種事？還許嚇壞了呢。」那天太陽下去了，探春等還陪著賈政在園子裡各處走走，賈政走了半天，也不覺累，比平常更見精神。

又過了兩天，李紈、寶釵、平兒和探春、惜春諸人見賈政痊癒，有的懸心家事，有

的惦記孩子，有的因住在這裡念佛不便，紛紛都要回去。王夫人見他們累了這些天，也不便再留，看著一隊車馬趕路回城而去。

自從李紈、寶釵住在西山，一切家事都交給梅氏和蘭香管理。他們妯娌二人，也照著上輩的規矩，每日會齊了，到議事廳上辦事。梅氏出自書香舊家，遇事但持大體。蘭香卻事事精核，凡是日行之事，必得將祖宗手上的老規矩和李紈寶釵近年辦過的樣子，仔細查對了，方才酌定辦法。那些家人媳婦們，起先打量二位少奶奶年輕，容易蒙混，經過幾件事，才覺得梅氏穩慎處不亞李紈，蘭香精細處卻更勝於寶釵。大家私下裡議論了一番，說道：「都沒有一個好惹的，咱們寧可慎重點，別把幾輩子老臉丟了。」所以李紈寶釵去了多日，家中各事還是井井有條，什麼事也沒有積擱，到他們回來，可就省心多了。

寶釵算計日子，賈蕙祭岳事竣，數日內便可回京，未免日日懸盼。

不料另有廷寄，賞給賈蕙左都御史銜，欽差前往湖北查辦事件。倒是賈蘭先回京覆命，皇上即日召見，先問閱兵情形，賈蘭奏道：「論操練的情形，山東勝於河南，畿輔又勝於山東，可是自將佐以至士卒，咸知愛戴朝廷、拱衛國家，三省都是一樣的，這是最大的成效。」皇上又問到將材，賈蘭就所知的保舉了幾個。公事奏畢，又問到賈政近日身體如何，賈蘭道：「臣祖上月中旬患咳喘老病甚危，幸虧臣叔寶玉回來，用仙丹即時救愈，如今倒比先強健。」皇上降旨道：「這賈寶玉，朕從前就要召見登用，據說他出家去了。既是回來，你就傳旨給他，明天遞牌子候見罷。」賈蘭奏道：「臣叔寶玉只在家住了一晚，次日早起便又離家去了。」皇上歎道：「這樣人才不肯出來輔佐朝廷，真是可惜。難道朕側席求賢之意，還沒能盡其至誠麼？」賈蘭奏道：「臣叔寶玉已在大荒山得道成仙，他深感皇上賜封之恩，留下金丹十粒，命臣弟蕙代進。說服了此丹，可保聖壽萬齡，皇嗣蕃衍。臣弟奉差未返，因此遲未上呈。」皇上聞知大喜，命將仙丹即日呈進。後來聖躬服了那丹，果然格外康強。賈蕙到京覆命之日，皇上問及寶玉居止蹤跡，賈蕙將玉帝賜居太虛幻境，元妃也在那裡，都備細奏陳。皇上聽了，更為感念。不到一年，又誕生皇子，因此特下一道旨意，贈給寶玉太子太師，加封文妙嘉應公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寶玉那天在西山別墅，用仙丹治好了賈政，次日趁鶯兒未醒，在園中逛了一遍，便駕雲直回太虛幻境。走至赤霞宮內院，侍女們回道：「老太太還沒起呢。」此時賈母剛醒，尚歪在炕上。知是寶玉回來，忙喚他進屋，問道：「你老爺好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

「我到家裡，見老爺昏迷不醒，就嚇慌了。幸而心氣還好，先把娘娘給的『奪命丹』灌下去，當時就醒過來，要起來坐著。晚上又把『丹華丹』吃了，更顯著精神，據他們說，比沒病的時候還強呢，老太太放心罷。」賈母道：「你老爺那麼看不得你，到末了倒是你救了他，這往後該知道疼你了。」寶玉道：「老爺太太都要來給老太太拜壽呢。」賈母聽了更喜，又問道：「三丫頭、四丫頭都見著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這回倒巧，家裡人都在那裡，璉二哥也見著了。就是蘭兒蕙兒都出差去，一時還回不來呢。」說著，剛好鳳姐進來，聽見「璉二哥」三字，忙問道：「你又說璉二哥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這回家去，璉二哥和平嫂子都見著了。」鳳姐道：「他們問起我來沒有？」寶玉道：「大家都忙著老爺的病，那顧得說別的？」賈母道：「寶玉大遠的回來，讓他到房裡歇歇去罷。」寶玉答應著，便即回身入園。

正值曉日初升，荷風送爽，一路看著園景，不覺已到了留春院。只有花陰繞檻，悄無人聲，心想，黛玉還沒起呢。及至進房一看，卻已在窗下梳頭，寶玉躡手躡腳的走到黛玉身後，從鏡子裡露出臉來向黛玉一笑。黛玉也在鏡子裡瞅他一眼，道：

「老爺好了麼？」寶玉點點頭，黛玉又道：「昨兒晚上寶丫頭陪你沒有？」寶玉笑道：「有個人陪我，你猜不著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怎麼猜不著？一定是他叫鶯兒陪你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偏不是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敢說不是？那寶丫頭的小心眼，還瞞得了我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怎見得不是秋紋碧痕？」黛玉道：「他們不會都跟到西山去的。」當下晴雯紫鵑服侍黛玉梳洗，寶玉斜坐在鏡台邊瞧著，有一搭沒一搭的說話。

黛玉忽然想起前天的事，問道：「你前兒往警幻那裡去了那麼大半天，到底為的是什麼事？我見你神不守舍的樣子，也不高興問你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和警幻商量，要奏請玉帝把『太虛幻境』改名『太虛真境』，就在他那裡做了一篇奏疏，怎麼不要半天工夫？」黛玉道：「你要改這名字，是什麼意思呢？「寶玉道：「這『幻』字是佛家的名詞，我們道家只講的一個『真』字。有的說『葆真』，有的說『養真』，有的說『歸真『，自始至終都不外此，所以修道的，男的叫做『真人』，女的叫做『真妃』。這裡都是仙界中人，與佛界無涉，自以改名為妥。」黛玉道：「非真非幻即幻即真」，這一字何必深辨？倒是各司的名兒，說著怪難聽的，實際上又不是那麼回事，為什麼不改了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天我們也商量到這裡，把各司名都另擬了，一起奏上去。若是准了，那些對聯也得另做，只可請你們幫忙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你盡忙這些不相干的事，老太太的生日眼看就要到了，你不忙活著辦還等誰呢？」寶玉道：

「前兒和鳳姐姐商議，他說老太太最喜歡熱鬧的，若把兒子、媳婦、孫子、孫子媳婦、重孫子、重孫子媳婦，還有女兒、女婿、孫女兒、孫女婿，搭上滴裡搭拉的孫子、孫女兒、外孫子、外孫女兒，一對一對都湊齊了，一嘟嚕一串兒的都來上壽，他老人家必定高興的。我想他這話很有理，打算把家裡和外頭的都請了來，做個團圓大會。昨兒把尋夢香帶了去，都交給寶姐姐了。」黛玉道：「誰來誰不來，也得有個大譜，好給他們預備住的地方。」寶玉道：「老爺、太太、大嫂子、三妹妹、四妹妹都提另蓋了房子，剩下的只可臨時勻對，到那幾天再說罷。」

一時黛玉妝罷，便自往賈母處。寶玉叫晴雯拿出門的衣服換了，忙即赴元妃宮中請見。先謝了賜丹，隨將賈政病危服丹獲愈各情形詳細奏明，元妃自甚欣慰。寶玉又說起留丹進上，深慮上頭也似賈政遲疑不服。元妃道：「皇上平時諸事很有決斷的，這層倒無須過慮。」寶玉回來，又往園子裡看視工程。那夢蝶山莊已建築過半，其餘各處也有砌牆的、也有繕頂的、也有剛在紮定地基的，從這天起，又催著工匠們晝夜趕做，自己和湘蓮、成璧、秦鍾諸人，不時到工監視。

到底神工鬼斧，迅速殊常，不多時便一律竣工。那一帶杏林中，臨著溪水，有三四十間房屋，取名春雨山村，是預備李紈住的；山坡底下一處坐落，那亭台廊榭，都是順著山勢高高下下蓋的，前後遍種紅梨花，乃是預備探春住的鏡春閣。由鏡春閣往東，經過舊月■，那裡梅花最多，在梅花林中，添蓋了一所小巧庵院，是預備惜春住的妙香居。工程齊了，又趕著佈置家具鋪墊及一切陳設。黛玉鳳姐及眾姐妹也同去看了一回，莫不贊美，寶玉方才放心。

那警幻請改「太虛真境」的奏疏，已由玉帝批准發下，另頒給「太虛真境」四字御書橫額。警幻送來給寶玉看了，便忙著修飾牌坊、鉤勒御書，並將各司匾聯同時更換。真是情天福海，氣象一新。

在賈母壽辰前十天，林如海夫婦便從天都來了，仍在絳珠宮住下。原來賈夫人惦念黛玉，借著祝壽為名，攛掇林如海在天曹請了一個月的假。黛玉先得了信，連忙收拾房屋，隨即預備迎候，也趕碌了好幾日。剛剛安置妥了，又要同寶玉往西山，去迎接賈政王夫人。

那天，賈政王夫人坐了轎，從西山別墅出來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，只見原野迷漫、風煙迢遞，漸近太虛真境。看那溪光搖碧、山色渲青，比京師西郊風景更勝。正在轎中

賞玩，忽見一行垂柳、兩扇柴門，上有「夢蝶山莊」橫匾，轎子抬了進去。

順著那石子甬路，繞過了丁香林、海棠徑，宛然就是西山別墅的景致。心中疑惑道：怎麼抬了半天，倒抬回家了？又走過桃蹊竹橋，直至薔薇花障的月亮門，越瞧越像。

一時抬至大客廳前，便止了轎。賈政王夫人下轎進去，從外書房以至上房，連家具陳設都和家裡一樣。玉釧兒、繡鸞、繡鳳先已來了，從耳房裡迎了出來，緊跟著又是周姨娘和寶玉黛玉迎出，王夫人道：「我們不是往太虛真境去麼？怎麼還在家裡？」寶玉道：「這裡就是太虛真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不信，太虛真境怎會和家裡一樣？」黛玉笑道：「這是寶二爺怕老爺太太想家，仿著西山別墅一模一樣佈置的。」賈政笑道：「這倒難為他，只是太費了。其實那西山別墅，也不是我出的圖樣。」寶玉道：「我看那圖樣就很好，又要疏密得宜，又要有些野趣，一時也想不出別的樣子。」賈政問老太太在那裡住著，寶玉道：「老太太住在正院裡。從這裡小門通過去，是會真園，出了園子才是正院，有好一段路哪。老爺歇一會，上老太太那裡，還是坐轎子去罷。」賈政道：「我想到這裡可以朝夕侍奉老太太，住得這麼遠，來去就不方便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上房院還有房子，老爺願意住在那邊，也是現成的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比西山到咱們府裡就近得多了，出了城那一段青石大路，咕噔咕噔的，且不到呢。」寶玉又道：「老爺在這裡若嫌悶的慌，明天把詹子亮打了來，好陪著下下棋。」賈政道：「我聽說他有兩口癮，可是瞞著人；若來這裡，恐怕不大方便。

「寶玉道：「那倒沒關係，到了這裡，自然就不想抽了。」又回道：「寶玉這兩天要到豐都接爺爺去，為等著老爺來，還沒有走。這打算明天就去，老爺可有話帶去麼？」賈政道：「你爺爺若到這裡來，眼前就要見面，別的話不用說了。萬一不肯來，我還要到那裡去一趟哪。」一時擺上飯，寶黛二人服侍賈政王夫人吃了，又預備轎子，送賈政王夫人至賈母處。

賈母見了大喜道：「我算著你們該來了。前個月老爺那場病，把我差點急壞，這一來可真要樂一樂了。」賈政夫婦正陪著賈母說話，侍女們回道：「姑老爺、姑太太來了。」原來林如海聽說賈政到了，和賈夫人趕來相見。他們郎舅本就說得來，久別重逢，不免有許多款敘，賈夫人也拉著王夫人絮談不斷。

先謝了照應黛玉，王夫人微有愧色，含笑道：「如今是我們家的人了，親家太太還客氣什麼？」那天在賈母處談得甚久，賈母留大家都在上房擺飯。吃完了，王夫人陪賈

母稍談家務；賈夫人往黛玉房中歇息；如海卻同賈政坐轎子至夢蝶山莊，談些別後情事，又下了兩盤大棋，一直流連至晚方回絳珠宮去。

寶黛二人卻忙著同鳳姐尤二姐等料理慶壽的事。晚上消停了，同到賈母處請晚安，正趕上寶釵帶著鶯兒、秋紋、碧痕來了。在上屋遇著，說了一回話，方同回留春院。黛玉問道：「他們來的是那幾個？那天才來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四丫頭和雲兒明兒晚上准來，大嫂子要等著蘭兒夫婦呢，就是蕙兒和他媳婦也得等請下假來，說不定那天。」寶玉道：「三妹妹來得了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昨兒見三妹妹，他還說一准來。他們有地面上的事，就來也要扣准了日子，這兩天不會來的。」黛玉道：「老太太的意思，都要配成一對一對的。璉二哥和平兒，你給了香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這意思我和平兒提過，連巧姐和他姑爺都給了，還給了蟠大哥和二姐夫。」黛玉道：「二姐夫那種人，你還去招惹他，不是沒事找事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二姐夫被閻王捉了去，提另換個心，如今變了一個人了。

那天去見老爺，把頭都磕腫了。我倒覺得他可憐，叫我哥哥去給他的。若是從前的孫紹祖，我怎麼敢呢？」寶玉「撲嗤」一笑道：「你們可知道他是怎麼變的？」黛玉笑道：「你這麼說，一定又是你弄的鬼了。為什麼不告訴二姐姐？叫他痛快痛快。

「寶玉道：「我那天不說過了麼，總有一天替他出這口悶氣，只沒得明說。你別看二姐姐那麼怨命，若和他明說要挖心破肚，只怕他還捨不得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閒話少說。到底老太太生日那天，在那裡坐席？」寶玉道：「今天就為這個和柳二哥、秦鯨卿商議了半天，如今決定在正殿上設壽席；護春堂、結霞山館兩處款待那些仙女；咱們家宴，人也不少，只可把函萬閣四面簾扇都卸下來，在那裡唱戲擺席。」寶釵道：「大老爺、大太太還要來呢，你可想著安頓住房。別等臨時騰挪不出，惹出閒話來，大太太可不是好對付的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正院東邊，還有一大所五六十間房子，那還不夠住麼？」黛玉道：「那也得先去看看短什麼不短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明天一早就走了，你和鳳姐姐去看看罷。「寶釵詫異道：「你又要到那裡去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往豐都接爺爺去。老太太說，老爺要來了，一定要去見爺爺，不如把爺爺請了來，大家在這裡見罷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一來連老太太也配成雙壽，可真是十全了。」

那晚寶玉因來日啟行，早些收拾睡下。一宿無話。次日天剛亮，寶玉忙即起來。見了賈母和賈政、王夫人，各有一番囑咐，即帶著秦鍾、潘又安，同往豐都。

誰知寶玉剛走，賈珠已到，他也因賈母花甲再周大慶，趕來祝壽的。聽說賈政、王夫人都在這裡，忙至夢蝶山莊來請安。

王夫人見了他，又是驚訝，又是傷感，摟著賈珠哭了一陣。賈政雖也悲傷，卻還撐得住，細問別後情事，知賈珠和寶玉同在司文院，轉為欣慰。賈珠問知賈政此番病危獲愈，不禁潸然淚下道：「珠兒就不如寶兄弟，還能夠回去服侍一場。」黛玉鳳姐忙打發人，在春雨山村安置牀帳，請賈珠住下。

這幾天，赤霞宮中連日都有人來到。先是惜春湘雲同來，惜春住在妙香居，卻每日多在妙玉處深談，湘雲仍隨林成璧住在外院，有時至妙香居，和惜春談至夜深，即在那裡下榻。緊接著，又是賈璉平兒帶著蓓哥兒兄妹、巧姐兒夫婦都來了，虧得鳳姐住的那院還有十幾間閒房，對付著也還夠住。賈璉見了鳳姐、尤二姐，都是經過死生離別，各有一番悲傷撫慰。先還怯著鳳姐，不敢多和尤二姐說話，倒是鳳姐格外體貼，有時催他到二姐兒房裡去，有時躲個空兒，讓他們親熱私談。這也是賈璉想不到的。平兒幾次想來瞧鳳姐，這回才得如願。他本是鳳姐心腹，自有許多梯己話要說。鳳姐見了巧姐兒，更是心肝肉兒的哭成一片。哭完了，又問長問短，還替姐兒委屈，那鄉下人的日子，虧你怎麼過的。及見姑爺美秀文雅，卻甚為稱意。

說他和秦鍾當日有些相仿，正合上「丈母娘疼女婿」那句俗語了。

寶玉趕到豐都榮國府，見了祖爺爺、祖奶奶，問答了許多話。得空方向賈代善說到來迎之意。又千爺爺、萬爺爺的央及，才把代善說動，答應和他同來。究竟國公爺的排場，動個身是不容易的。及至他祖孫二人來至赤霞宮，其時賈赦、邢夫人、李紈、賈蘭夫婦、賈蕙夫婦已都到了。賈赦還帶了賈琮夫婦，賈蘭帶了賈權夫婦和樞哥兒、梅姐兒，賈蕙也帶了楨哥兒，又有奶子、丫環們跟著照料。會真園中，只見來來去去挨挨擠擠的都是人。

那天賈代善到了，即同寶玉至賈母上房，賈母笑道：「到底玉兒能乾，把你爺爺也鼓搗來了。」代善道：「我本不想來的，擱不住他爺爺長、爺爺短的軟磨，還和我撒嬌，說爺爺上回答應我的，怎麼又不算了？這麼大了，還像一個孩子！」賈母道：「他也做了爺爺了，那珠兒眼看就要做祖爺爺了，咱們不成老妖精了麼？」一時賈政、王夫人聽見賈代善來了，忙來叩見；賈赦、邢夫人帶著賈琮、趙氏，緊跟著也來了。隨後，又是

賈璉、鳳姐、尤二姐、平兒帶著蓓哥兒、順姐兒，又是賈珠李紈帶著賈蘭、梅氏及賈權、楊氏、樞哥兒、梅姐兒，又是寶釵黛玉帶著賈蕙、蘭香及楨哥兒，都是一串一串的。一起拜完了，又是一起。這些人都拜了，方是迎春、惜春、湘雲、香菱、尤三姐諸姊妹和巧姐夫婦，差不多擠滿了這幾間屋子。眼花瞭亂，分不清誰是誰。賈母看著甚覺有趣，笑向賈代善道：

「我頭幾年在家裡，近幾年在這裡，從沒有這麼熱鬧過！到底你國公爺的福氣比我大，一來就趕上了。」代善笑道：「我在那邊府裡服侍老人家，自己還像個小孩子似的。想不到一到這裡，登時就變老了，連曾孫、元孫也都見了。」當時又命賈赦賈政坐下，問些朝局、家務。

正在說話，侍女們進來回寶玉道：「外頭有兩位客，一位姓薛，一位姓孫。」賈代善問是誰，寶玉回道：「這薛文起是孫子的表兄，又是內兄；那姓孫的便是二姐夫。」賈政道：「他們怎麼也到這裡來了？」寶玉道：「想必也是來拜壽的。」賈政吩咐道：「寶玉，你出去招呼他們，若要見我和大老爺，只說陪著爺爺說話，過天再見罷了。」寶玉答應「是」，即至前院，讓薛孫二人在西配殿坐下。薛蟠和寶玉本是至好弟兄，歡然握敘道：「寶兄弟，我得罰你！你既家去，為什麼不和我見見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時候我們老爺正病著，那顧得呢？」又問新大嫂子怎麼沒來，薛蟠道：「他倒是要來的，帶著那麼大的肚子，不是累贅麼？我說算了罷，別到這裡來現眼啦。」那孫紹祖卻非常拘謹。大家說了一回話，只是各人說各人的，總說不到一塊兒。

隨後柳湘蓮知薛蟠來到，連忙趕來相見。薛蟠一見湘蓮，即搶步上前磕下頭去，說道：「我的二太爺，這可見著你了。「湘蓮忙將他拉起，彼此談笑正歡。寶玉便抽空進去趕著告訴黛玉，叫他通知香菱，好替薛蟠安頓。一面吩咐侍女們收拾前院耳房，留孫紹祖住下。又尋賈珠閒談一回，同至園中款客、設宴，各處都看了一遍，有些佈置不合適的，又督著侍女們重新挪過。剛走到護春堂，迎面遇著秦鍾，寶玉問道：「秦兄弟，薛大傻子來了，在前院呢，你們見著了沒有？」秦鍾詫異道：

「他怎麼來的？我不但不知道，真是想不到的！」寶玉笑道：「你去問他罷。」秦鍾剛要走，寶玉又叫住他，說道：「雨花庵的話，你千萬別跟他說，他那人沉不住氣的。」秦鍾笑道：「這個我還不知道麼？」說著，便匆匆去了。這裡寶玉一直忙到天黑，方同賈珠往賈母上房去。

那天晚上因賈代善初到，在正殿上開了幾席家宴，雖不免大家拘束，究竟五世同堂，闔家歡聚，也是很難得的盛事。席間行那擊鼓催花的令，哄著賈代善、賈母喝了幾杯。賈政不大喝酒，只可勉強說個笑話，招得那幫丫頭們呼姐姐、喚妹妹，都到屏風後頭來聽老爺說笑話。聽到中間，大家要笑又不敢笑，只拿手巾捂住嘴。席散後，賈赦、賈政、林如海和小弟兄們見賈代善、賈母高興，都在上房陪著說笑，女眷們卻陪邢夫人、王夫人、賈夫人在西屋坐著，直至夜深。林如海、賈夫人先走了，賈珠、寶玉又送賈政、王夫人至夢蝶山莊，方一路回園。

寶玉回至留春院，也很乏了，看著晴雯、紫鵑替釵黛卸妝，一面閒談算計內外人數，俱已到齊，只探春夫婦未到，不免著急，道：「別是三妹妹有事來不了罷？怎麼也不給個信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三丫頭那人決不肯落包涵的。就是三妹夫來不了，他也要一個人趕了來。只怕地面上出了什麼要緊事，那就說不定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這時候還沒有信，十有八九是要來的，你急的什麼？」不知探春來與不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